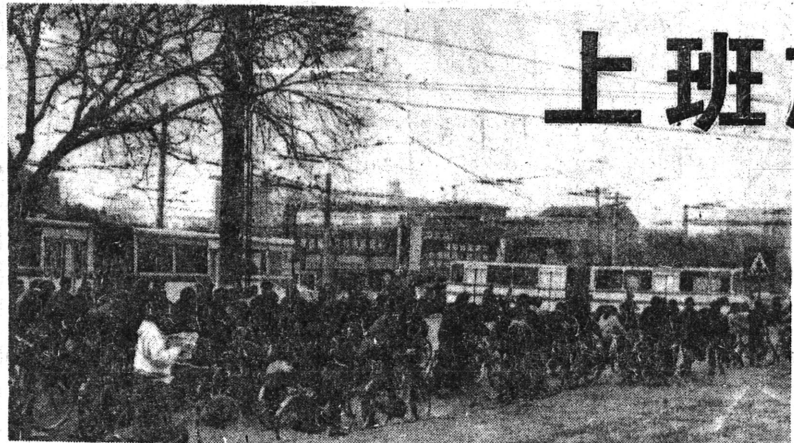


上班族何日不挤车?

【热点调查】 □文/魏雅华 □图/曹辉



不愉快,单那份上车如同灌香肠,下车如同泻肚子,便已让人苦不堪言了。

然而建国45年来,相对于公共汽车、电车的增长,被挤破的玻璃割破皮肉,或被挤断了肋骨,或胳膊、腿。

一、挤车的滋味

对我们的国民讲什么是“人口爆炸”是无需多费口舌的,连呀呀学语的孩子都懂。调查一下,有多少城市居民在公共汽车上受过“挤”的滋味,那数字一定相当惊人。有不少人有过被车门夹住的经验,有过被扒手摸走钱包的恼火,有的甚至受过重伤,被挤破的玻璃割破皮肉,或被挤断了肋骨,或胳膊、腿。

然而,无论你对公共汽车如何深恶痛绝,如何咬牙切齿,你还得伸长脖子等它,望酸了眼睛盼它。车门一开,拼命地往里挤不说,还置身后有部推土机来帮个忙。

公共汽车里是中国刑事案件发生率最高的地方之一。公共汽车售票员挨打的事件也时有发生。据统计,仅西安市每周在公共汽车里所发生的司乘人员被打的事件,总在30—40次之多。

这也难怪。1993年,全国公共汽车、电车比1950年建国之初增加了32倍,但年客运量却增加了80倍,达到291亿人次。

291亿人次要靠全中国不到7万辆的公共汽车、电车来运送。车上下班的高峰时间里,平均每平方米的公共汽车上,要站立13.5个人。即每人仅占有0.065平方米的面积,而这个面积刚好是一双40号鞋的面积!

在一平方米的面积(1.8立方米容积里),挤进13.5个人,你可以想象,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!沉重的公共汽车。

叹息。摇头。无奈。

二、公路:不堪重负

1993年,上海运送乘客高达61亿人次,年营运里程3.9亿公里。这些均以亿计的天文数字,是仅靠0.71万辆公共汽车、电车来完成的,怎么能不如牛负重?

就这样,公共汽车、电车的运力只是客流量的三分之一。说到车挤,更挤的是路。

在城里,坐公共汽车并不比骑自行车快。拥挤不堪的道路使得车速不断下降,如今,中国的“上班族”们平均在公共汽车上消耗的单独出行时间为57分钟。而在人口密度不低于上海(产值相当20个上海)的弹丸之地的香港,人均单程出行时间仅18分钟。

在西安,从西门到火车站,不过十几公里,公共汽车、电车居然会走上近一个小时!还得在不堵车的情况下。

调查研究表明:在这种拥挤的公共汽车上站立一个小时,每天往返一次,所消耗的体能相当于一个“上班族”一天劳动所支付的体能1/2—2/3。

也就是说,“上班族”们还未上班,已经消耗了半个劳动力。

“赶车比上班还累!”“上班族”谁没有这样的体会?且不说车上的闷热、汗臭、拥挤和一些难熬的

倍,车辆增加32倍,而城市道路却只增长了3.4倍。

也就是说,城市道路的负载,建国45年间,年载增加了近10倍,客运负载增加了约24倍!

以哈尔滨为例,45年间,哈尔滨各种机动车辆增加62.3倍,道路增加仅0.4倍。

也许你会说,这是最差的。那么我们就找一个最好的。

天津是全国城市建设位居榜首者,在1980年—1990年的10年间,它的道路建设每年递增4.7%,然而其机动车却每年以9.5%的速度递增,道路并不是渐渐缓解,仍然是越来越挤。

这里还只统计了机动车。须知中国已拥有近2亿辆自行车,其中1.2亿在城市。中国自行车生产量已位居世界第一,早已突破了1000万辆。

万幸,有50%以上的“上班族”选择了自行车。所以公共汽车才没有突破每平方米13.5人的纪录。

若是有一天警察们认真起来,像对出租车、小轿车、面包车那样,不准超载,严格检查限载人数,那么全中国的7万辆公共汽车电车得扣押69900辆。

不要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,一切问题都会解决,二三十年前,我们就盼望过,“乘车何时不再难?”二三十年后,乘车更难。

按照国外经济学家的理论,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500美元,这个国家就已走到了汽车国家的门口。中国正在努力接近这个水平。还是按照这个理论,当一个家庭的2年到3年的年收入之和可以买得起一部汽车时,汽车就可以进入这个家庭。中国已经有相当的一部分家庭具有了这个能力。

可以预见,随着1994年的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实现,国外的汽车将会更大规模地涌入中国市场,汽车的价格会变得更加低廉。

可以预见,“上班族”把自行车换成汽车的时刻本应并不遥远,“骑车族”变成“驾车族”已是可以期待的事。

中国已在“汽车王国”门前徘徊。却拿不到通往“汽车王国”的护照。问题是:路在哪里?

三、繁荣与萎缩

我们来看看西安市。1993年,西安市拥有各种机动车辆130000部,自行车270万辆。

城区道路的增多与汽车增加的比例为1:288。相当于每公里长道路上要摆放130部汽车外加2600辆自行车。

事实上,一公里路面根本摆不下130部汽车,首尾相衔也摆不下,更不用说2600辆自行车了。一部自行车车身长1.8米,2600辆自行车首尾相接已长达5公里了。

也就是说,西安市每部汽车仅拥有不足车身的长的路面。而每部自行车仅拥有0.26米的路面。0.26米的路面是个什么概念?一双40号的鞋长。

这样的车——路比,能不堵吗?西安市白天12小时机动车交通量超过一万辆的交叉路口已多达35个。

西安市市内机动车平均时速已不到8公里。

情况还在继续恶化。西安市的机动车每年在以17.6%的速度递增,非机动车在以8.5%的速度递增。(这里得说明一下,由于两者基数不同,所以,两者的绝对数不可比。)即每年机动车增加约23000多部,非机动车增加约25万辆。而同期道路增加仅3%!

西安的车多吗?太多太多。而公共汽车、电车却太少太少。西安有13万部机动车,7000辆出租车,而公共汽车、电车加在一起不过846辆。

西安市人均占有率为3.3辆/万人。跟全国人均占有率的8辆/万人,相差4.7辆/万人。这样的人均占有率,车能不挤吗?等车的时间能不长吗?

而且更令人吃惊的是,尽管客流量在大幅度地增长,而西安市的公共汽车、电车的拥有量却在逐年减少。

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,信息流的汹涌澎湃,必然带来人际交流的大幅度增长。

1987—1992年5年间,西安市的公共汽车和电车实际增加仅20台,1993年只增加34辆,而每年至少得报废52辆。这就,还得有不少老牛破车在对付着开。

相对应的是,西安市每年拥入各类汽车2.3万辆,所有的公共汽车、电车加在一起,还不及它的零头。

这到底是怎么了?四、司乘人员更苦

公平地说,司乘人员更苦。乘客再苦,上车总会下车,可司乘人员终点和起点总是同一地点。

在这样一个空间里服务,服务态度从何谈起?据统计,司乘人员平均每天要在车上颠簸7个半小时,其能量消耗是一般行业的3倍多。

在炎热的夏天,在武汉、重庆、南京,车内的温度可达40℃—50℃,车身铁皮温度可达60℃。且不说车里空气的污浊。

1994年底春,《西安晚报》刊登了一起司乘人员的呼吁,要求解决公共汽车终点站的厕所问题。

看看这启呼吁,你就可以对司乘人员的甘苦多少了解一点。公共汽车和电车从起点站发出,无论单程多远,即使遇上堵车、故障,司乘人员没有哪一个敢撂下一车心急如焚的乘客去“方便”的。没有哪一个舍不得的八辈祖宗让这些许多人骂的。再说,还有警察正盯着,虽路边有厕所,你敢停车吗?

现在,绝大多数公交线上,大多是一端有厕所,而另一端没有,所以,至少要跑一个往返才能人一次厕所,而这个往返还要超过2小时。

所以,司乘人员大都有个经验:千万少喝水。别跟自己过不去。尤其是女司乘。你去看看,公共汽车、电车的司乘人员,有几个是胖的?

在流行“减肥热”的中国,公共汽车、电车司乘人员,不愁这个。开公共汽车、电车的司机都持有A级驾驶证,持有这个照的司机恰是出租车公司的捕猎对象。而开出租车的人与开公交车的相比,一个天上,一个地下。



然而他们所挨的骂,比从事任何一种职业的人多。

这公平吗?五、忧患与希望并存

国家和政府正在努力改善这种状况。1993年春,西安市正式全面铺开了二环路的建设工程,它由东、西、南、北四条主干道组成,全长33.35公里,计划3年内完工。总投资达3.53亿元。

1994年春,西安市政府与一家外资企业合作,建设开发西安地铁,从东郊纺织城到西郊未央路,全长30多公里,计划在2年内完成。

二环、三环路的建设,地铁的建设,确实可以大大缓解西安乘车之难。

在车与路的矛盾中,关键是路。西安市可以一夜增加100部车,却不可能一夜增加10公里路。

地铁是一种客流量大,快捷、迅速、安全、舒适的运载设施。它的建设确实可以大大分流地面客流的流量。

眼下,在我国31座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中,仅北京、天津有了地铁,总长度47公里。

在这31座特大城市中,人均拥有道路面积仅5.7平方米,而在欧洲的同等级规模的城市中,人均拥有道路均在40平方米以上。

我国在城市道路的建设上,与世界的差距还很大。但是,在其它国家,车与路的矛盾是否就解决了呢?

否。无论欧洲还是美洲的发达国家,也都在车与路的矛盾中焦灼不安,虽然他们的路增加得很多很快,可车却增加得更多更快。但这种矛盾是在另一个层次和另一个阶段上的新的矛盾。

1992年,西安市引进了一批双层公共汽车,这批车在西安市的好几条公共汽车线路上跑。这些车是西安市秩序最好,干净、整洁、文明、舒适的公共汽车,几乎无论何时,你登上这种车总有座位可坐。

可惜,这样的车只有几十部,而且只在几条郊区的线路上跑。

那么在现在的状况下,在路和车都一时难以大幅度改善其现状的情况下,“上班族”的挤车状况能否有所改善?

中国有没有公共汽车不挤的城市?有。深圳。

笔者在深圳坐公共汽车,不仅感到秩序井然,文明礼貌,而且几乎总有座位。很少有人站着。并且已经实行了无人售票。

然后更让我感到吃惊,似乎这些年很对不起他们。我告知他们,我们已经调回离家不远的单位。这时,父亲喜悦的脸色立即变得严肃起来,他毫不掩饰愠色,不留情面的责怪我:“娃呀,是不是你在外面犯了什么错,让公家把你下放了?你不好好地在外面干事创业,跑回来做啥呢?邻里乡亲都说你娃有出息,在外面干大事哩,你爹我这脸上光彩着呢!可如今你让我这脸往哪搁呢?”

我无论怎么百般解释,他自顾拿着一根烟棒子蹲到墙角里狠命地抽,青灰的烟雾笼罩了他阴沉的脸。在城里长大的妻子在一旁听得尴尬,拿眼瞟着我,弄得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

父亲是一位农民,贫农出身,穷得叮叮当当的祖辈没有给他留下一件值钱的家当,他靠着那份勤劳的本色,几十年如一

日,田里挖,土里刨,创下了这个家的“辉煌”,而且供我念完了大学。在他的心目中,儿子在外地工作,就是祖上的荣耀,就是门第的光彩,无异于过去中了举人那么美洋洋。以前,他挣得筋骨累弯腰把儿子送出家门,就是图个这。如今,儿子回到他身边的时候,他不禁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。我理解父亲的心情。

我再次给他老人家解释,并且补充了一句:“我一来,单位上就给我个科长做。”父亲严肃的表情慢慢松弛下来,无可奈何地摇摇头,口里还念念有词:还是个科长哩,我儿还是个科长哩!

如今,调家乡工作已有一年多了,在这期间,每逢星期天,我都要带着妻儿回到离家单位不远的家中和父母过一天。一来替他们做做家务农活,二来也了却了我多年积郁在心头的一种心愿。执拗的父亲也慢慢地理解了儿子的心情。每逢星期日,当我们一家祖孙三代围在一起,吃一顿农家饭,呼吸着芬芳的乡气的时候,我总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充实和温馨。起初,城里与城里的妻子和儿子有些不习惯,慢慢地,他们也被我同化了。

离开自己那个小窝儿,回家,和父母过一天,就会有一种特别的幸福和满足,虽然仅仅这一点是远远无法报答父母这份恩情的,但作为一个上班的职工,我们所能做到的,也只是这点点滴滴了,但愿天下父母能理解作儿女的这一分心意。

当走过去看到高血压、心脏病禁止的告示,很多人倒了胃口。我想难得有这么个园,就玩他一次吧。我和河北的宿厂长同坐一艇,咬着牙开始了。游艇开始沿着水道缓缓前行,转过一个水洞,又被拖上一个高处,转了几个弯,来到了冲浪区,我们的心情开始紧张了,两脚蹬紧,两手抓紧,心想反正死不了。游艇沿着45°坡度的水道急速地下冲,浪花淹没了整个艇身,我们闭上眼睛,如同跳沟一样,好在时间不长,心理上还承受得了。及至下艇,满身满脸都是水,衣服也湿透了。

下午3时半,距集合返回时间只有一个钟头了,可还有雀鸟天堂没有看,只好急急下山了。原来不知,下山是非常方便的,三段特长电梯斜躺在山腰上,上边都罩着精美的宝石兰有机玻璃大罩,游人既不会晒太阳,也不会淋雨。我们只乘了第一段,看到右方的急流天地,决定抢时间再去一游。

也许,是深圳的人口密度比内地小,也许,是深圳坐小车的比内地多,也许,是深圳公车比内地多。这些也许都能成立。

但深圳之所以能形成目前的这种状况,首先是因为深圳在公共交通上实施了几项大的改革。

一是深圳市公共汽车的总公司迅速地进行了理顺产权的大手术,实现了企业制度向现代企业的过渡和转变,它已经改革组成“深圳市公共交通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”。

这个公司是一个以公共交通为依托,以房地产业为支柱,享有专营权的股份制现代企业。

所谓“专营权”,是指由政府授权,企业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内,享有公共汽车经营的专营权。同时,政府要确保其专营的利润,而企业则必须向社会提供高效而优质的服务。

在获得专营权后,公共汽车公司在软件和硬件上都动了大手术。

在硬件上,深圳市将其原来营运的公共汽车进行了换代,将老式车换成了“黄海”牌双门大客车,乘客从前门上,后门下,自动投币上车。在软件上实施了无人售票。

深圳实施此举,标志着我国公共汽车运行的与国际接轨。

发达国家早已实施了无人售票。无人售票可以大大降低公共汽车的运行成本。在国外,无人售票是用自动门来加以监督的。

这种办法也在广州开始推广。当然,深圳的模式在眼下的内地,并非可以照搬,但起码,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已有了一个成功的典范。

我们的公共汽车、电车,积弊太多,积重难返,种种制约也使它举步维艰。但是我们眼前也充满着光明和希望。

也许,我的忧虑和思索太沉重,太沉重,这份沉重若是能使我们奋发,能使我们从更深的层次和更大的视野,去认识我们的今天和明天,使我们拥有21世纪的轻盈,我们又何乐而不为?

香港海洋公园一日游

香港是一周五天工作制,今天是休息日。第一个休息日对我们来说,是日盼夜想的,因为只有今天方可去街上走一走,松疏一下几天来听课的疲劳神经。早8时全团36人,乘大巴出发,去观光位于香港岛南部山上的《海洋公园》。

南部山位于港岛最南端,面临东博寮海峡(属南中国海)。从中文大学到南部山,几乎行程半个香港。

大巴开始沿大埔海西岸的吐露港公路行进,沿途风光如画,一山一水,一草一木,均处于人工修造之下,大自然似乎在这里最大程度地受驯于人,和谐地与人共享天伦。

驶入沙田海湾处,大巴左前方闪出“跑马场”三个字,跑马场是英皇御准开设的以赛马决定输赢的赌场,香港各街区繁华处,都没有跑马彩票购票处,许多香港人以此以为乐。每周六一次的跑马赛,成为香港各电视台的重头节目。

穿过城门河,大巴驶入沙田镇区,这个50年代还依然破旧的渔村,如今面貌焕然一新,已成为水牛山、大老山、狮子山、针山和草山环绕的山坳社区中心。公路中间的栏杆上,悬挂着大幅竞选议员头像和竞选口号,想来在香港做

官,也是不可忽视民众的。穿过狮子山隧道,进入了九龙塘、何文田和红磡区,这里属九龙半岛,半岛西面和南边是维多利亚海湾,东边是九龙海湾,香港启德机场跑道,就是在九龙海湾上填海修成的。恰巧一架降落的飞机,正从我们上空掠过,徐徐降落在跑道上。几天前从电视中看到,一架越南民航客机,因引擎失灵,降落时飞偏航向,就栽进在这跑道旁的水海中。

透过大巴车窗西望,在众众多的高层建筑中,香港科学馆的奇异造型和太空馆的园球型建筑最引人注目。突然,大巴下行,我看到前方海底隧道入口,原来去港岛车辆,都是从海底通行的。穿过维多利亚海底隧道,驶入了港岛铜锣湾区,该区依山依水,各种建筑沿山势而耸立,正待我们在左顾右盼地观望市景,大巴又钻入了山洞,大约行驶了10分钟,当钻出山洞时,海洋公园的大门已映入眼帘。

门票是事先订购好的,每人120港币,合人民币约134元,花去了厂方们的半月工资,谁都觉得有点心疼。资料介绍,海洋公园占地69公顷,为世界大型水族馆之一。公园分为山顶场馆,山下花园和大树湾集古村三大区域,其中尤以水族馆、海洋剧场、海狗馆等为世界著名。

一进大门,首先映入眼帘的,是一片亚热带园林风光,可惜我不懂植物学,只认得婆婆娑娑的一丛芭蕉和亭亭玉立的阔叶松。各种鲜花把这里装扮成彩色的世界,我们宝鸡一行5人沿着花丛装扮的道路照相相相前进。突然从左前方山丘拐弯处的道路上,驶来了一个枣红色的小精灵,及至近前,原来是模仿蒸汽机车的火车头游乐车,敞开的七八节车厢上,老人、小孩、黑皮肤的、黄头发的、蓝眼睛的,怡然之情,溢于颜表。但没有火车的鸣叫,没有人们热情的欢笑言欢,因为港人是讨厌噪音的。

前方的儿童乐园,把我们带进了童年世界,生平第一次和这些天真可爱的孩子们一起,跨上五彩旋转木马,驰骋了3分钟,好开心呀!这里是孩子们的世界,胖墩墩的中国小子,金发碧眼的英国姑娘,黑不溜秋的非州仔,浓眉深眼的印巴崽,还有分不清是哪方人的后生们,有的玩溜滑梯,有的玩独木舟,有的玩蹦蹦床,有的玩碰碰车,处在这样的时空中,你会忘记自己的年龄,潇洒地再当一次孩童。

海狗表演,吸引着一群群众。鳖池中的乌龟,一个个摆着八卦阵,倒使人有点神秘,这个擅长两栖的动物,不紧不慢,不惊不慌,观望着千年世态,历经着万年风骚。“究竟是我们观赏它呢?还是它在观赏人类?”我倒涌出一点莫名的思来。

高空跳水,是这里又一大景观。11时30分,随着优美动听的音乐声,4位跳水小丑做着滑稽跳水表演,白人小丑的拙笨窘迫,黑人小丑的敏捷得意,勾勒出一幅幅令人捧腹溢泪的图景。忽然音乐嘎然而止,3位男跳水员拥着一位女跳水员,向观众致意后,迅速爬上铁塔不同高度处,以巧妙的时差落跳,入水前组成了优美的队形图案。在人们的掌声中,那位象巴基斯坦籍的女跳水员,又迅速登上铁塔最顶点,我们昂头仰望,上铁塔成了小不点,少说也有40米高。人们的心紧收着,我的心收紧了,我的手心出了汗。只见她仰体一跃,入水时冲击的水波,溅起了一朵美丽的浪花。

太勇敢啦!太勇敢啦!观众涌上去,争相与跳水英雄握手、拥抱和合影。又是小杨为我抢拍下了终生难忘的镜头:挽我右手的是那位黑人朋友,挽我左臂的是那位女跳水明星。

为了节约时间,花了一个小时,买了两块夹菜面包和一杯冷饮,准备边走边吃,刚要出餐厅,餐厅小姐礼貌地说:“先生,请坐下吃”。我们才即刻觉醒,香港是不兴这种闲坐风度的。在香港一些

离家在外工作已有十几个年头了,那种深藏着的浓酽的乡情和对父母的感恩思念之情,久久地在我的脑海里萦回。父母养育我成人,又供我念完大学,如今,我与妻儿在远离故土的外乡过着温馨的生活,总觉得难以报答日渐年老的双亲。这份挥之不去的感情,时时在折磨着我,于是,有一天,我终于鼓足勇气对妻说:“咱们调回去吧!”妻默默地看着我,似乎读懂了我的心声,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那天,当我们一家三口风尘仆仆幸福地出现在两老面前时,他们惊喜的神色,使我心头掠过一丝慰藉。

然后更让我感到吃惊,似乎这些年很对不起他们。我告知他们,我们已经调回离家不远的单位。这时,父亲喜悦的脸色立即变得严肃起来,他毫不掩饰愠色,不留情面的责怪我:“娃呀,是不是你在外面犯了什么错,让公家把你下放了?你不好好地在外面干事创业,跑回来做啥呢?邻里乡亲都说你娃有出息,在外面干大事哩,你爹我这脸上光彩着呢!可如今你让我这脸往哪搁呢?”

我无论怎么百般解释,他自顾拿着一根烟棒子蹲到墙角里狠命地抽,青灰的烟雾笼罩了他阴沉的脸。在城里长大的妻子在一旁听得尴尬,拿眼瞟着我,弄得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

父亲是一位农民,贫农出身,穷得叮叮当当的祖辈没有给他留下一件值钱的家当,他靠着那份勤劳的本色,几十年如一

日,田里挖,土里刨,创下了这个家的“辉煌”,而且供我念完了大学。在他的心目中,儿子在外地工作,就是祖上的荣耀,就是门第的光彩,无异于过去中了举人那么美洋洋。以前,他挣得筋骨累弯腰把儿子送出家门,就是图个这。如今,儿子回到他身边的时候,他不禁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。我理解父亲的心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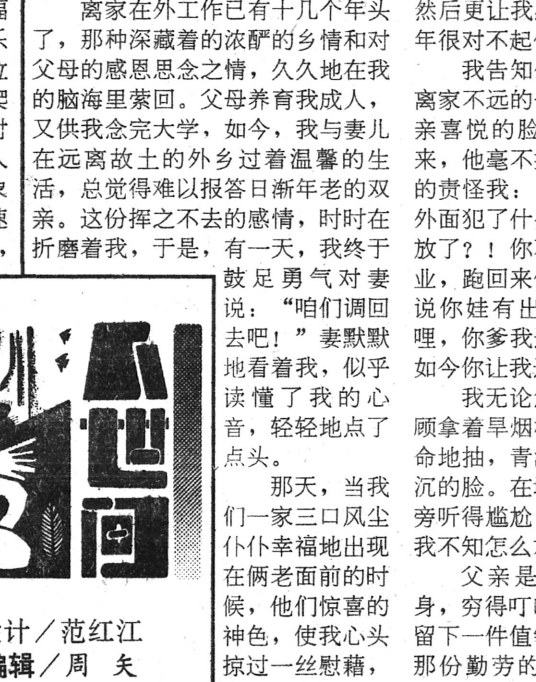
我再次给他老人家解释,并且补充了一句:“我一来,单位上就给我个科长做。”父亲严肃的表情慢慢松弛下来,无可奈何地摇摇头,口里还念念有词:还是个科长哩,我儿还是个科长哩!

如今,调家乡工作已有一年多了,在这期间,每逢星期天,我都要带着妻儿回到离家单位不远的家中和父母过一天。一来替他们做做家务农活,二来也了却了我多年积郁在心头的一种心愿。执拗的父亲也慢慢地理解了儿子的心情。每逢星期日,当我们一家祖孙三代围在一起,吃一顿农家饭,呼吸着芬芳的乡气的时候,我总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充实和温馨。起初,城里与城里的妻子和儿子有些不习惯,慢慢地,他们也被我同化了。

离开自己那个小窝儿,回家,和父母过一天,就会有一种特别的幸福和满足,虽然仅仅这一点是远远无法报答父母这份恩情的,但作为一个上班的职工,我们所能做到的,也只是这点点滴滴了,但愿天下父母能理解作儿女的这一分心意。

当走过去看到高血压、心脏病禁止的告示,很多人倒了胃口。我想难得有这么个园,就玩他一次吧。我和河北的宿厂长同坐一艇,咬着牙开始了。游艇开始沿着水道缓缓前行,转过一个水洞,又被拖上一个高处,转了几个弯,来到了冲浪区,我们的心情开始紧张了,两脚蹬紧,两手抓紧,心想反正死不了。游艇沿着45°坡度的水道急速地下冲,浪花淹没了整个艇身,我们闭上眼睛,如同跳沟一样,好在时间不长,心理上还承受得了。及至下艇,满身满脸都是水,衣服也湿透了。

下午3时半,距集合返回时间只有一个钟头了,可还有雀鸟天堂没有看,只好急急下山了。原来不知,下山是非常方便的,三段特长电梯斜躺在山腰上,上边都罩着精美的宝石兰有机玻璃大罩,游人既不会晒太阳,也不会淋雨。我们只乘了第一段,看到右方的急流天地,决定抢时间再去一游。



刊头设计/范红江 本版编辑/周夫

回家,和父母过一天

【纪实散文】 □文/赵武权

儿子的事情。每逢星期日,当我们一家祖孙三代围在一起,吃一顿农家饭,呼吸着芬芳的乡气的时候,我总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充实和温馨。起初,城里与城里的妻子和儿子有些不习惯,慢慢地,他们也被我同化了。

离开自己那个小窝儿,回家,和父母过一天,就会有一种特别的幸福和满足,虽然仅仅这一点是远远无法报答父母这份恩情的,但作为一个上班的职工,我们所能做到的,也只是这点点滴滴了,但愿天下父母能理解作儿女的这一分心意。

当走过去看到高血压、心脏病禁止的告示,很多人倒了胃口。我想难得有这么个园,就玩他一次吧。我和河北的宿厂长同坐一艇,咬着牙开始了。游艇开始沿着水道缓缓前行,转过一个水洞,又被拖上一个高处,转了几个弯,来到了冲浪区,我们的心情开始紧张了,两脚蹬紧,两手抓紧,心想反正死不了。游艇沿着45°坡度的水道急速地下冲,浪花淹没了整个艇身,我们闭上眼睛,如同跳沟一样,好在时间不长,心理上还承受得了。及至下艇,满身满脸都是水,衣服也湿透了。

下午3时半,距集合返回时间只有一个钟头了,可还有雀鸟天堂没有看,只好急急下山了。原来不知,下山是非常方便的,三段特长电梯斜躺在山腰上,上边都罩着精美的宝石兰有机玻璃大罩,游人既不会晒太阳,也不会淋雨。我们只乘了第一段,看到右方的急流天地,决定抢时间再去一游。

然后更让我感到吃惊,似乎这些年很对不起他们。我告知他们,我们已经调回离家不远的单位。这时,父亲喜悦的脸色立即变得严肃起来,他毫不掩饰愠色,不留情面的责怪我:“娃呀,是不是你在外面犯了什么错,让公家把你下放了?你不好好地在外面干事创业,跑回来做啥呢?邻里乡亲都说你娃有出息,在外面干大事哩,你爹我这脸上光彩着呢!可如今你让我这脸往哪搁呢?”

我无论怎么百般解释,他自顾拿着一根烟棒子蹲到墙角里狠命地抽,青灰的烟雾笼罩了他阴沉的脸。在城里长大的妻子在一旁听得尴尬,拿眼瞟着我,弄得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

父亲是一位农民,贫农出身,穷得叮叮当当的祖辈没有给他留下一件值钱的家当,他靠着那份勤劳的本色,几十年如一

日,田里挖,土里刨,创下了这个家的“辉煌”,而且供我念完了大学。在他的心目中,儿子在外地工作,就是祖上的荣耀,就是门第的光彩,无异于过去中了举人那么美洋洋。以前,他挣得筋骨累弯腰把儿子送出家门,就是图个这。如今,儿子回到他身边的时候,他不禁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。我理解父亲的心情。

我再次给他老人家解释,并且补充了一句:“我一来,单位上就给我个科长做。”父亲严肃的表情慢慢松弛下来,无可奈何地摇摇头,口里还念念有词:还是个科长哩,我儿还是个科长哩!

如今,调家乡工作已有一年多了,在这期间,每逢星期天,我都要带着妻儿回到离家单位不远的家中和父母过一天。一来替他们做做家务农活,二来也了却了我多年积郁在心头的一种心愿。执拗的父亲也慢慢地理解了儿子的心情。每逢星期日,当我们一家祖孙三代围在一起,吃一顿农家饭,呼吸着芬芳的乡气的时候,我总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充实和温馨。起初,城里与城里的妻子和儿子有些不习惯,慢慢地,他们也被我同化了。

离开自己那个小窝儿,回家,和父母过一天,就会有一种特别的幸福和满足,虽然仅仅这一点是远远无法报答父母这份恩情的,但作为一个上班的职工,我们所能做到的,也只是这点点滴滴了,但愿天下父母能理解作儿女的这一分心意。

当走过去看到高血压、心脏病禁止的告示,很多人倒了胃口。我想难得有这么个园,就玩他一次吧。我和河北的宿厂长同坐一艇,咬着牙开始了。游艇开始沿着水道缓缓前行,转过一个水洞,又被拖上一个高处,转了几个弯,来到了冲浪区,我们的心情开始紧张了,两脚蹬紧,两手抓紧,心想反正死不了。游艇沿着45°坡度的水道急速地下冲,浪花淹没了整个艇身,我们闭上眼睛,如同跳沟一样,好在时间不长,心理上还承受得了。及至下艇,满身满脸都是水,衣服也湿透了。

下午3时半,距集合返回时间只有一个钟头了,可还有雀鸟天堂没有看,只好急急下山了。原来不知,下山是非常方便的,三段特长电梯斜躺在山腰上,上边都罩着精美的宝石兰有机玻璃大罩,游人既不会晒太阳,也不会淋雨。我们只乘了第一段,看到右方的急流天地,决定抢时间再去一游。

然后更让我感到吃惊,似乎这些年很对不起他们。我告知他们,我们已经调回离家不远的单位。这时,父亲喜悦的脸色立即变得严肃起来,他毫不掩饰愠色,不留情面的责怪我:“娃呀,是不是你在外面犯了什么错,让公家把你下放了?你不好好地在外面干事创业,跑回来做啥呢?邻里乡亲都说你娃有出息,在外面干大事哩,你爹我这脸上光彩着呢!可如今你让我这脸往哪搁呢?”

我无论怎么百般解释,他自顾拿着一根烟棒子蹲到墙角里狠命地抽,青灰的烟雾笼罩了他阴沉的脸。在城里长大的妻子在一旁听得尴尬,拿眼瞟着我,弄得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

父亲是一位农民,贫农出身,穷得叮叮当当的祖辈没有给他留下一件值钱的家当,他靠着那份勤劳的本色,几十年如一

陕西大河服装集团公司

▲本公司是省劳动厅批准的劳保工作服和团中央、省教委审定的涤盖棉学生服、少先队队服定点生产厂家。

地址:南郑县大河坎镇; 西安市友谊西路副8号 电话:(0916)364582 (029)5239754